

論語古義

三之五

口 12  
3105  
2



12  
3105  
2

論語古義卷之三



伊藤維楨 述

公治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公治長孔子弟子。縲，黑索。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蓋

以在，溢被。然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字子容。言

有此德，故必見用於治朝。謹其言，故又能免禍於亂世也。

夫嫁女擇婿必求其良者天下之同情也若  
長之陷於縲紲人之所辱然以非其罪而妻  
之至於南容則以其可免於亂世而妻之正  
見夫子之取人惟是之從不拘于一也蓋編  
論語者併錄二子之事以明聖人之權度變  
化無於學者之所當盡心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人  
也言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若魯無君子者  
斯人安得取斯德而成之哉美  
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

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之取人  
每不稱其質美而溢稱其好學若言顏子是  
也今於子賤先美其德而後專歸之於師友  
薰陶之功蓋生質之美有限而學問之功無  
窮苟資之於師輔之於友以取其善則何學  
不可至何德不可成哉後世無實好學者故  
恥下問遠善友學問之功終不能以勝其氣  
質之偏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而曰  
學之無益不亦誤哉吁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必備而不可闕之謂

言子貢之材天下不可無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宗廟

器夏曰琏商曰瑚周曰簠簋蓋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子貢之材之美可貴而不可常用也

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

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瑚璉簠簋器之貴

重而不可常用者也耒耜陶冶雖非貴重之

器而常用不可闕者也夫子以子貢之材不

比之於彼而比之於此其戒之深矣蓋耒耜

陶冶之為器戶戶皆有人雖不知貴重之而

民生常用不可闕焉若聖人之德是也叔孫

武叔曰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子貢曰仲尼

豈賢於子乎豈非知尚瑚璉之華而不知耒

耜陶冶之為民生常用不可闕之器耶蓋賢

人之材可見而聖人之德不可知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故美仲弓優於德而病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猶抵當給辨也言

者俱隨口取辨而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非所以病仲弓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仁之所以為美德也若屢  
憎於人正見佞之為凶德也夫子戒之宜矣  
當時實德日病諛風日盛人徒知重佞而不  
知重仁故夫子言此以激明不可用佞之意  
或曰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而夫子不許其仁  
者何哉曰仁實德也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  
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  
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夫  
子猶不與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

子弟字子若開言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無疑蓋欲學成而後仕其心未足以自足也故夫子善其篤志而悅之

學者之於仕進雖其材未充然親戚責之朋  
友推之則未必不出仕況如開之學聖人使  
之仕則其材必可用而猶未肯之則其不自  
為足而所以求之者可謂至激矣此雖賢哲  
之細事實學者之所難故聖人激悅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也桴筏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

欲從夫子而行故言好勇過我也鄭氏曰無所取林言無所取於梓材也蓋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林故戲之耳猶戲子游割雞焉用牛刀之意

此與欲居九夷章同意蓋夫子之素志也當

時君昏臣驕天下無所之往故欲乘桴浮海

化島夷之民以為禮義之俗聖人以四海為

一家之心於此可見矣子路好勇故欲從夫

子而行無所顧慮夫子因戲之曰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蓋有具於已而後可以濟人子路

之德未及于此則雖欲乘桴浮于海徒爾無

益故美其好勇而進其所未及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實德也故

猶難必其有所以夫子以不告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孔氏曰賦兵也古者

為賦言子路之不可見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赤

子第子姓公  
西字子華

三子之材自他人觀之皆足以稱仁者然夫  
子不許之者蓋學有實材有實德孔門固貴  
乎實材而至於實德尤難其人故夫子於三  
子皆許其材之可用而一無以仁許之者若  
管仲之爲人雖非有實德者而素有濟天下  
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夫子稱其仁至  
於三子則未可預期其功又不見其慈愛之  
德全有於已故皆以不知答之

論曰世之務詞章記誦者多驚於空文而  
不知成德達材夫有實德而後實材可得  
而施有實材而後詞章記誦亦得爲吾之  
資若夫既無實德之可觀亦無實材之可  
取則雖議論可聽文章可觀皆無益之瑣  
事焉耳三子之爲人雖未可知其仁而其  
所自期者既如此夫子之所許者亦如此  
則雖未至有實德而亦可謂有實材者矣  
古人之學從而可知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子貢友人也夫予問其與回孰愈愈以觀其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聞一知十謂聞一事而知十事也蓋推類之所極而言也也聞一而知十謂因此而知彼也胡氏曰聞一而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而知十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之之才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弗如也然吾反與汝所謂弗如之言蓋有合於夫子謙已服人之心故既然又重許之也此見服人之善之難也蓋知人之善固難而服人之善最難既知人之善而又不難於自屈天下之至難也子貢於是知其進德之深

也人惟以穎悟觀子貢者未也

宰予晝寢晝寢謂當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腐也雕刻畫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昏惰教無所施與語辭誅責也也言不足責乃是深責之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改是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自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予日疑行交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我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



責之。○聽言信行待人之誠自當如此聽言  
觀行觀人之法亦當如此二者並行而不相  
害初非聽其言而全信其行也亦非緣此而  
盡疑學者也蓋聖人之心猶造化之妙隨物  
賦形或培或覆各因其材其言於予改是者  
適因宰我之事而發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剛堅強不屈之

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孔氏曰慾多情慾蓋夫

不可得  
剛之由

人多情慾則於一切世味眷戀不念而於義  
所當為逡巡畏縮欲進不能此慾之所以不  
得為剛也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蓋多  
情慾則不慊于心不慊于心則不能剛其勢  
然也然世俗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者  
為剛而負氣好勝悻悻自好者亦以剛自居  
殊不知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  
為真剛者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如諸我加諸人猶且施諸已施於人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而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之所病而子貢以此自期夫子所以抑之也蓋學貴乎副實而嫌乎馳高聰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伯玉使者不曰欲無過而曰欲寡其過夫子稱之曰使乎使乎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是有自居其位之弊而無汲求進益之意其抑之者蓋進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指禮樂典籍而言其

事著明皆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生質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禍淫之常此二者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

夫子之教人也其禮樂文章粲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唯其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焉蓋聖人之心篤于好善故知人性之皆可進于善而天道之必佑善人也故其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天道曰天生德

於我桓魋其如予何然驗之于人事則疑乎  
 人性之不能皆以進于善而天道之不必佑  
 善人也蓋有非信道好德之至不能輒信者  
 矣此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聖人之道因人以為教故其所謂性  
 所謂天道皆世之所謂性與天道而本非  
 有深昧隱微不易領解者也而子貢以為  
 不可得而聞者何哉蓋人徒知昏明強弱  
 人性之萬差而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故人皆可以進善也徒知吉凶禍福天道  
 之常而不知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故天必  
 佑善人也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  
 此子貢之德不及聖人故亦以夫子之言  
 為不可得而聞也其唯聖人乎其心一於  
 善而視蓋天蓋地莫非斯善也故知人之  
 皆可進善而天之必佑善人也此夫子之  
 所以為聖人也及後世學騫高遠求道虛  
 玄乃謂性天之理非領悟之人不能輒解

子貢學究精微而後始措詞如此豈其然哉聖人所謂性與天道皆後世所謂氣者而未嘗就理而言不可以此求之也必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雖既所未滿則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子路好勇果於行善門人自以為弗及故編者記之以為學者之模範也○張氏栻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

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太夫名圉文其

諡也文者諡之至美者而圉之為人下副故子貢疑之子曰敏而好學末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

有如是之美故得諡為文也

文之為諡不可復加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人之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為入而有如是之美則其得諡為文不可謂不宜也夫子不沒人之善而其所譽者必有

言言世義 卷之三  
所試則文子之賢可從而知矣且文子能治  
賓客而衛靈無道得賴以不喪則夫子之言  
非溢美亦可知矣左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  
必然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已

也恭推賢讓能其事上也敬執君之事其養民

也惠生養其民其使民也義使之以義

君子之道謂萬世通行之道也行已以恭為  
要事上以敬為主養民以惠為本使民以義

為則苟有此四者則可以治天下豈止鄭國  
子產雖為春秋賢大夫然人未知其有君子  
之道故夫子表而出之

論曰稱君子之道與稱聖人之道甚別聖  
人之道者以其極而言君子之道者以平  
正中庸萬世通行之法而言若中庸所說  
諸章是也但費隱一章說者以高遠隱微  
之理解之失作者之意甚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平其

也諡

陳氏櫟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為善交也論曰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難行之事而乃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不衰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苟知此則識晏子之行不可及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謂築室以藏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節柱頭斗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

言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朱氏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知得為

蔡氏清曰文仲居蔡其崇重如此則是一心倚著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必在所略此豈智者所為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

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子張以子文忘其身而忠於國故疑其仁夫子以其味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又無利澤及物之功故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以文子制行之潔又疑其仁夫子以文子亦以文子之比故亦但許其清而不許其仁也。○按春秋傳崔杼弑君之後文子屢見然觀夫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謂

之仁政雖有仁心仁聞然民不被其澤謂之徒善以其不足為仁也。二子既無慈愛惻怛之德又不見有利澤恩惠遠及於物故夫子俱不許其仁蓋以德行之謂之仁以力勉之謂之節若二子之忠清可謂之節不可謂之仁何者無其德也若使仁人為之固可謂之仁豈止忠與清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者譏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非謂再則已審

也  
 此譏季文子為魯國卿不知為政之體也書  
 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弗思則不得思之有益於事也固大矣  
 然為政莫善於明決果斷莫不善於優游不  
 決故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夫事之千條  
 萬緒固有不待一思而得者矣或有千思萬  
 想而猶難決者矣而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  
 後行則是徒爾思惟不知決斷夫子之所以

幾之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武子  
 事衛成公事見春秋傳

此言甯武子處世之權自合于君子之道也  
 人唯知邦有道則知之難而不知邦無道則  
 愚之益難邦有道則上明下直是是非非無  
 所忌憚方是時也固易用智以濟事邦無道  
 則上昏下諛是非貿亂方是時也既不枉道  
 以希合亦不悖直以取禍是為難能也此所



以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盧氏一誠曰古之豪傑善自詭晦以濟大事如留侯之為韓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蕃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甚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

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裁割正也謂能裁義理而行之也此門人記夫子之教大被萬世之由也夫子

當初周流天下欲以行道至是而知其終不行故欲成就後學以詔道於來世然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吾黨之小子志大而略於事雖可與進於道然恐其或過中正於是欲歸魯而裁之是教法之所以始立也蓋三代聖人其德雖盛然與民共治因時為政其教不得大被于萬世之遠至於吾夫子而後教法始立道學始明猶日月之麗天而萬古不墜也猗嗟盛哉此雖夫子之不幸然在萬世學

者則實大至幸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相傳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怨之也

此明伯夷叔齊之仁蓋微顯闡幽之意夫清者之心必澹念舊惡而至於絕物清者而不念舊惡則非仁者不能也若夷齊之行自合於聖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之心也其曰怨是用希者蓋稱其仁也孟子亦論伯夷伊尹

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足以相發明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素有直名者

或乞醯

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為己之

所蓄以與之故夫子譏其不得為直也

人之乞物有則當與無則當辭倘再三乞而不止則苟乞諸人而與之亦豈不可而微生高方人之乞醯其家無有而乞諸其鄰以為己物而與之不直甚焉聖人最惡世之釣名

掠美傲然以自高者若微生高是也彼曲意  
徇物其事雖小然不可與入君子之道也夫  
子譏高之不直亦惡鄉原亂德之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其所恥有濇合于聖  
人之心故曰丘亦恥之亦竊比於老彭之意

此承上章之意而類記之其務飾於外而內  
實無誠者聖人之所深惡也若左丘明之所  
恥實皆用意挾私不由直道在學者有甚於

穿窬之盜者故聖人戒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何也子路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服也顏淵

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猶黨同伐異之伐無伐  
善者言不毀害人之善也

勞勞事也言勞事非已所欲故亦欲無施勞之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志瘳  
故安其意

而使無憂虞也朋友易離故堅守信而不相  
遺棄也少者畏上故懷來之而為其依歸也

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即其所行行即其所  
言苟躬行有所未至則不敢輕以自許若諸

子之言志是也子路欲篤於朋友而無一毫  
鄙吝之心顏子欲成人之善而不施勞事至  
於夫子則欲凡人之接我者無一不得其所  
若子路之言固善矣然徒有與人共之之意  
而未見及物之功顏淵之言固有及物之功  
然未見物各得其所之妙若夫子則如天地  
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無一物不得其所不  
待物物著於然後能之蓋子路義也顏淵仁  
也夫子造化也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

天地之大也大矣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氏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人之於過也憚改而必文苟能見其過而內  
自責如訟者之必許人之非而不少假借則  
其悔悟深切纖毫無遺非實好學者豈能然  
乎夫子歎其終不得見則可見天下非無好  
學者而實好學者之甚難也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稱為百世之師宜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之人無處而不有至於好學之人則天下鮮矣

此歎美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學問之至積小成大化舊為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之學賢人之學賢人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其造道愈深則好學

愈篤唯夫子為能好學而益見其度越乎群聖人也

論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為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為主而以一旦豁然為的於是實德愈病而與聖門之旨日相背馳學者宜鑒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臨民之稱言仲弓之德敬慎而不煩可以使之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此門人以仲弓之言足見其可使南面之實故引以實夫子之言伯子未詳何人蓋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之辭簡約也簡則得要此夫子所以可之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臨民之道居之以敬則事立故政易行所以為可也若夫居之既簡而所行亦簡則上下交慢事無統紀豈不失之太簡乎故夫子以仲弓之言為然也

居人之上者眾之所倚賴故以敬事為主執

政之柄者亦易至叢脞故以易簡為要故居敬而行簡則民有所效而政得其要夫子許之宜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言其心寬平故當怒而怒亦不移於他也貳字書訓副訓重也此足見顏子好學之篤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既言也則凶而又言未聞他真好學者重惜之也

此言門弟子中唯顏子為能好學而舉其行

論語占義 卷之三 七十一 占義今注

論語精義 卷之三 九十一 古義堂藏

事以實之也。可見其專以德行為學而與他人用力於文學者自異也。然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亦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

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又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

心本無怒也。其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眾人之喜怒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由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于己乎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

論語精義 卷之三 七十一 古義堂藏

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仁為宗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

粟五秉十六斗曰庾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言其富也

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子曰母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濟鄰里鄉黨貧乏者也

此門人併記二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妙用雖

一取予間自有道存也夫子華家富而為夫

子使固其分也冉子不達其義乃私與之粟

故夫子告之以君子有周急之道而無繼富

之義至於原思辭宰祿又告之以常祿不可

辭有餘則可以與鄰里鄉黨蓋請者而不與



辭者而與之，其一與一否皆靡非道也。聖人之於物，有時措之宜，而無一定之法。於是而可見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

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然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不可以下以父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此夫子論仲弓之賢而言父之惡無害於其子之賢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鮪

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夫子嘗見互鄉之童，又取犁牛之子，不以其俗之惡而捨其人之材，不以其父之醜而棄其子之美，實天地之心也。門人記此以見夫子取人之無方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也。其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言，猶其餘不足觀也。已之意，日月

至者謂以日月至也。

此美顏子之心自能合於仁也言爲仁天下  
之至難也唯顏子之心能合於仁而至於三  
月之久亦自不違其他若文學政事之類彼  
雖不用加以日月自至焉而已矣豈不賢哉  
當時賢士大夫及門人弟子無許其仁者而  
獨美顏子如此大哉

論曰人之於道也其猶規矩準繩乎故古  
之聖人使天下萬世之人由此而行之故  
曰修身以道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

資之美者心與之不違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是也及其至也心與之一而不二  
如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世衰道微  
人安於暴棄不肯由焉而行之故孟子引  
而近之曰仁人心也蓋明其本之在我而  
不假外求也及至後世求道過高乃謂心  
之於仁也猶明鏡之有光也苟如其說則  
有明暗之可言而無離合之可驗夫予之  
稱顏子何以不曰其心三月不昧而稱三

月不違仁耶蓋嘗譬之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得火而成其用火因薪而見其德然薪有能燃者有濕而難燃者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此其性之雖有不同而其皆可以為善則一也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違仁燥而易燃者也世之頑冥不仁者濕而難燃者也由是辨之則仁也心也性也其別分明不待辨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

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謂穎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藝謂能

此言從政各有其才而不可以一節限也蓋果則能斷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故皆可以從政○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一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

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撰費季氏邑名，以其邑數

畔難治，故欲得閔子騫而用之。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自知不能化季

氏之惡，故對使者使其委曲開陳，而寢其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人溫柔則少，斷剛毅則不寬，古今之通患也。

而閔子之為人也，柔順淵默，與物無忤，疑乎無剛果決烈之氣，然觀其答使者之言，詞確意直，毅然不可犯，非仁熟義精，有勇且直者

則不能。孔門之諸子，愕然以為不可踐及，乃記此以為學者之標準。

論曰：先儒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非也。蓋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而貴賤之別，位之定分也。故當論其義不義如何，而不可槩以仕大夫為非也。孔子曾仕季桓子，孔門諸子亦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為非耶？唯世有自抱道德，不為濁世所汗，鱗之士，若閔

子騫是也此所以可尚也蓋出于數子一等而未至聖人無可無不可耳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若夫躬出崇處貴隱賤顯高蹈遠引無志於斯世者亦閔子之罪人也

伯牛有疾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子問之自牖

執其手曰叀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牖南牖也朱氏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

下使君得中以南面視也巳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

與之永訣也

此孔子憐伯牛之歿而言伯牛之賢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實天之所命而雖賢者亦所不免也則知彼不盡其道而歿者皆不可言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筭一瓢飲言其

至貧也顏子居不堪憂之地而能處之泰然不改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激嘆美之

顏子不以貧窶為憂而能不改其樂故夫子

論語古義 卷之三 十一 古義堂藏

稱其賢也。夫顏子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別有所謂樂者乎。蓋得於理則天下無可憂之事。得於義則天下無可慕之物。苟其如此。則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亦何貧窶之足憂。先儒苦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遠而不知求之實德。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朱氏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

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氣質甚弱者。雖黽勉為之。或至於半途而廢。是誠力不足者也。若冉求者。未必盡力向前。只自限畫而不進。而已何所成其材哉。

論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矣。高一分不得。卑一分不得。猶手持足行。目視口食。須臾離焉。則不能樂。古人悅道不啻如口之於芻豢。蓋以此也。冉求之意。徒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見其難而不知本。無甚難。

論語古義 卷之三 七九 古義堂藏

宜乎其有止心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亦冉求之見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小人以位

而

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人之儒纔取足善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規模狹小故夫子恐其或為小人之儒故語之以此後世記誦詞章之學蓋亦小人之儒焉耳

子游為武城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徑路之小徑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行不由徑不事智巧也非公事不見邑宰有所自守也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

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

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

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

取之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子路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爲後爲功策鞭也之反馬羸而不進故自爲殿耳按春秋傳齊師伐魯魯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蓋恐人以爲功故自暴其實也

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矣之友爲人惡伐其功故恐人以功歸於已先自暴其實蓋見其出於天性也若使之反實自爲殿而又自掠其功則是僞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木朝宋之公子有美色

此夫子傷時俗之甚衰而不如古之尚德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其害蓋時俗之衰雖小其係天下之盛衰大矣况衰之不小者乎故聖人深嘆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朱氏曰言人不能出

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道猶大路然由焉則安不由則危遵康莊之



論語古義 卷之三 九

乎則自忘其勞路荆棘之艱則不堪其苦苟知道如大路則孰有肯去其安而就其危者哉故學以知為先而以行為要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史官言文多質少也彬彬文質適均之貌

此言質之勝文猶文之勝質其為病也均矣故非文質彬彬則不足以為君子也蓋文質偏勝本出於氣質使然而不免有野與史之病明學問之熟而後能至於彬彬若徒任氣

質則必不能無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謂人之生在於世

也罔者謂誣罔直道也言人而邪枉不可以一日生於天地之間也

此章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意言人之生在乎斯世雖若姦詐巧偽靡所不至然人心甚直善以為善惡以為惡君子以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莫非直道也其誣罔直道蔑棄人理者宜其陷于刑戮罹于咎殃而不得生存于斯世也而亦得不死者是

論語古義 卷之三 廿二 古義堂藏

幸而獲免耳非當然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此道之不可不由也好之者好之之至天下之物無以加之也樂之者心安於道而無入而不自得也

知之者義理明白議論可聽人皆尚之然不如好之者之終身不衰愈進愈熟也好之者雖人皆信之然不如樂之者之與道為一而無跡可尋之為至也夫道一也唯有所行之生熟淺淺耳夫子言之者欲其自生至熟自

淺至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語告也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下之所能賞也唯當以孝弟忠

信威儀禮節告之耳

此專為教人者而發人之才質自有高下各隨其量而告語之則言者既不失言而聽者亦有所得若夫子答顏冉之問顏冉便對曰請事斯語是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遠以聖賢事業告之則必有泛然不切之患而無益

於其身也故君子之教也有勸而無抑有導而無強各因其材而篤焉亦非謂中人以下者則必不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不可知知

獲得也急事之難為而不責其報仁者之心也

務民之義知之至而得其實者也敬鬼神而遠之能用其知而不惑者也若夫棄日用當

務之事而用力於渺茫不可知之地者豈可

謂知哉先難而後獲則有為人之實心而其

德不可量也苟有求其報之心而為之則雖

天下之大勲勞亦非德也豈可謂仁哉夫子

不泛論仁之德而必言仁者者蓋以仁之為

德難以空言喻故舉仁者之心而答之也凡

言仁者諸章倣此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樂喜好也樂水樂山以其趣而言動靜以其才而言樂壽以其效而言

水之爲物周流無滯盈而能平故智者樂之  
 山之爲體安重不動萬物殖焉故仁者樂之  
 可以見仁智之趣矣疏通不滯動之機也安  
 固有常靜之體也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無所  
 迷苦故樂無所戕害故壽可以驗仁智之效  
 矣仲尼亟稱水曰水哉水哉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可以見樂水樂山之一端也然此  
 徒以智者仁者之量而言若夫聖人之德仕  
 止久速變化無窮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兼仁

智而一之不可以一德名之也至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易也道則

先王之

此爲魯而發也夫子之時諸夏衰亂皆無可  
 論唯齊由桓公之霸政治修明非諸夏之比  
 故一變便能至於魯而魯發政施仁則便能  
 至於道蓋言化之漸也

論曰強之勝弱人皆知之而禮樂之優於  
 政刑則人未之知也當斯時齊強魯弱孰

不以爲齊勝魯也哉然自君子觀之魯雖  
弱尚能守先王之法非齊之所能及也況  
強多暴而弱多德強者易折而弱者堪久  
齊至於簡公而田氏代之魯雖衰亂猶能  
保其國是其明效也惟仁能持強惟智能  
拯弱若仁以爲治智以御之田氏不能篡  
齊魯必爲政於天下也啓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稜也酒器之有稜者

氏曰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  
觚哉言不觚得爲觚也洪氏慶善曰古者獻以爵

而酌以觚此夫子因  
獻酌之際有所感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  
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  
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愚謂由  
此言之凡學而不本德則非學行而不由仁  
則非行人而失所以爲人則非人可不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朱氏曰有仁之仁當作人  
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逝謂使  
之往救

陷謂陷之於井也。因猶羅網謂欺其不知也。

宰我意以為仁者急於救人而不私其身。故設為問曰：若人之陷于井中，是事出於倉卒而不得不急應者也。仁者不辨其有無，先自投井而救之乎？夫子告之以其必不然也。仁者先自治其身，而後救人。先自明其道，而後定謀。雖愛物之切，而亦有燭理之智。故雖可逝欺之，而自無陷因之患矣。蓋孔門諸子無徒問者。若問是事，則必欲為是事。若問我之

問是也。其意蓋欲捨生以求仁。非夫子為之救藥，則必將為燒身禱天，旱割肉飼餓虎之事。此在宰我實切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文者，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在。非平生見聞之類。故言博學也。約束也。博文以知，而言約禮以行，而言畔皆也。

此孔門學問之定法也。蓋博學於文，則識達古今，而事有所稽，約之以禮，則身由規矩而動有所遵，皆以有所取法，故可以弗背道矣。

夫世之譚道者自以為至言而實不免為詖  
淫邪遁之流自以為為妙道而實不免有捕風  
捉影之病者皆無博文約禮之工而徒師已  
心也故聖人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學問之定  
法若夫今之所謂博學者皆雜家者流之學  
而非聖門所謂博學者也蓋博學者一本故愈  
博愈達雜學者二本故愈歧愈紊學者審諸  
論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子則特以禮為教觀此及克已復禮章可

見矣蓋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  
可執之則故在三代聖人則言中可矣教  
學者則非禮不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淫行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也矢誓也否不通謂不由於道也厭絕

按史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

必見寡小君。蓋南子請見，亦其善意而非徒請者。故夫子見之。夫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道自我絕者，而非仁者之本心也。聖人道大德宏，猶天地包涵萬物，自無所遺。何於南子而拒之乎哉？門人記之者，蓋欲要求聖人之道者，當知聖人之心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至，極也。三代聖人所謂中者，不過處事得當之意。至，天子加

庸字則為不駭耳目，不拂時俗，萬世不易之常道。其意復別。

中庸之德，天下至難也。世之論道者，或以高為至，或以難為極。然高者可以氣而至，難者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平易從容，不可以氣而至，不可以力而能。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蓋唐虞三代之盛，民朴俗淳，無所矯揉，而莫不自合於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自無詭行異術，相接於耳目之間者，所謂中庸之德也。至于後世，則求道



於遠求事於難愈驚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  
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  
極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  
書者實以此也

◎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  
乎博廣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事與止通言此何止於仁必聖人在位者而  
後能方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病其難  
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言仁者  
視人猶己已欲立而立己欲立而立己

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故求仁者能近取諸身  
而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則他人之所欲亦猶己  
之所欲情志相通慈愛及物無  
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

慈愛之心無所不至之謂仁至誠之德無所  
不達之謂聖蓋聖大而化之謂而仁者聖中  
之大德也故子貢曰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中  
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  
己仁也成物知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先達人若欲俟己之既立既達而  
後立人達人則卒無立人達人之日何則已

論語古義 卷之三 伊藤維楨

之情願未易遽遂而施人之方隨力所及非  
舍已而徇人也子貢徒見仁之大而不識其  
實故以在上聖人之事當之而不察在已今  
日之所切所以夫子以能近取譬告之求仁  
之方可謂明且盡矣

論語古義卷之三終

文政乙酉仲秋

論語古義卷之四

伊藤維楨 述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而傳之也作者創始其事也竊比尊之之辭我  
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益信古而  
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彭  
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

述而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  
子之德賢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伊藤維楨

舜憲章文武皆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  
者何哉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  
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  
必稽古況往聖典則布在方策述之而有餘  
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為夫子之言蓋慎妄  
意造作也

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發為功殊  
不知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所  
不到豈復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

邪若孟子性善養氣等說皆為仁義而發  
本述夫子之言者也先儒以為發前聖之  
所未發而亦自欲以其說附于孟子之後  
持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其論道必曰  
虛靈不昧必曰冲漠無朕必曰明鏡止水  
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  
老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  
語亦無此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  
乎其是非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知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孟子中凡三出而他章皆無默而識之何德能有於我哉蓋不厭不倦皆夫人所能外此別無可稱者此雖謙辭益見其德之盛也

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則有非聖人不能至者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蓋道愈宏則其言愈卑德愈邵則其言愈謙何者道德自充足於已故自不敢

事高遠若夫其言好為高遠者皆以其所處之卑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日長改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但夫子好學之淺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為憂也

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者總在于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守者也夫道之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三十一

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高愈入愈  
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人有賢人之學  
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  
其歸則一不為聖人而加不為愚人而損道  
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為得則非知道者  
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  
為大而夫子之為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申其容舒也夭其色愉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

此門人記夫子平居之容如此及乎其接人  
則亦自不同所謂君子有二變及于温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欲為聖人之學者當  
先觀聖人氣象此即學問之準則不可忽諸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  
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令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  
有中和之氣

論語古義 卷之四 四 古義堂藏

◎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門人常見夫子賢於堯舜而今聞其思慕周公如此之甚有竊異之心因知其慕古之篤好學之深也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於天下故夜夢屢見之及乎其老無復是夢而自知其衰之甚益歎此道之不行于世也

論曰夢者心之動也夜之所夢乃晝之所思人心不能無思則不能寐而無夢雖孩

◎

子曰志於道志者心有所嚮望之謂也據於德據某地之據謂身居其地也依於仁依者倚附不離之謂仁者

兒無知亦必有之但聖人無邪夢耳後儒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以夫子之夢為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弊至於強欲無夢而專務虛靜謬矣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此孔門學問之條目當時弟子常所佩服者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五 古義堂藏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五

也道者人之所由行故曰志德者人之所執守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不講亦不可泥故曰游此四者雖有大小之差然道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故夫子次第言之非他答問之類也蓋古之學問必有條自顏子聞克已復禮之訓則請問其目及後篇興於詩等章皆是也

論曰道德仁藝本無二致此章大小始終立言自有其序大抵古人之書每言道德

仁義而未嘗稱仁義道德何者謂之道德則自有仁義之實而未有仁義之名既謂之仁義則又各有其跡而不見道德之全此道德仁義之辨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八肺也十脩為束束古

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此見夫子誨人不倦之仁也言人不知來學則已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之其欲人之入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

論語古義 卷之四 六

物不棄也

◎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

朱氏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知其二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愚謂再告者再言而決之也

朱氏曰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功以為受教之地也○

聖人欲人之入于善之心固雖無窮然學者無受教之地則猶下種不毛之地雖有時雨

降奈其不生萌何蓋聖人欲學者為受教之地而云然非不輕施教之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

若已有所之故雖食不能甘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吊哭一日之內餘哀未歇自不能歌也

聖人之心慈愛惻怛無所不至故凶變之事

雖在他人而若已有之其事雖過而餘情不

已可見聖人仁心之厚無時無處不然非可

以明鏡止水湛然虛明之說求之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惟孔子與顏子為然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以為行三軍別有其材非

用舍行藏之人之所能為也故問夫子曰暴虎

馮河大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皆匹夫之勇非求全之道故夫子不與焉若夫

敬事而不妄動悉慮而要其成者實君子之心

眾之所倚賴夫子之所與必在于此蓋抑其血

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也馮氏椅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

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

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

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

不知行此夫子所以苟觀一世惟顏子與已

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前其迹而不知

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執鞭賤者之職言使富能長人林益人之智有可求之義則

雖為賤職亦所不辭焉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從

吾所好之為樂也奚必役役焉求之哉吾所好

者即謂學也

有求而有益于得者矣。有求而無益於得者矣。仁義忠信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必得而亦無益於得。此富之所以不可求也。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者。豈外學問而夫子言之乎。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將祭而戒也。

齊所以交於神明。固不可不慎。戰則國之大

事人命之所繫。而疾則吾身之所以存。生存凶皆不可不慎。焉。聖人平生雍裕閑暇不見其迹。惟於此三者慎之。甚至故門人記之。學者若於此苟焉。則違天悖道。可不謹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不知肉味。言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夫子仰聖之深。好古之篤。忽聞韶而三月之間。不知肉味。嘆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誠之至。感之深。不覺自發。其嘆如此。○按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蓋史遷以三月不知肉味為甚固滯。故加學之二字。以什其意。觀夫子夢見周公。則聞韶而忘肉味。亦奚容疑。

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群聖之樂盡  
 美盡善莫韶若也夫子偶聞其音而如親見  
 虞帝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  
 聞之以耳也

論曰大學曰心不在焉視焉而不見聽焉  
 而不聞食焉而不知其味先儒會其義以  
 爲人心之應物各會其境事過即平不固  
 滯住著猶鏡之照物應而無迹也然聖人  
 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不在心之住不住而

在好善之篤與否焉蓋其好善也篤故其  
 心之住于善也亦淡故聖賢之取人也專  
 稱其好善好學而未嘗問心之住不住也  
 韶者樂之盡美盡善者也使衆人聞之固  
 非不悅也而其好之之不篤故其感之之  
 不淡唯夫子願見聖人之心不啻如饑之  
 於食故及聞其樂心醉神怡至三月之久  
 不自知其味此所以爲聖人也夫方食肉  
 則食爲主而聞韶之心餘念未化不知其

味若以正心說律之則不免為心不正也  
先儒嫌其與此章相鑿遷就牽合欲會于  
一然彼此扞格無奈其終不相入何予故  
謂大學蓋齊魯諸儒所撰而與孔門之旨  
異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冉有以為為輒以子拒父夫子之所不助故與子貢語而子貢諾之若此○舊說時孔子居衛按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公十一年猶在魯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事今見

冉求子貢問答則是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時夫子恐當在魯也伯夷叔齊疾惡之甚者也故子貢以此問夫以決其可助與否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之行雖高而其實皆出於慈愛惻怛之心而毫無所怨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見夫子以賢人許夷齊而尚疑其不免有怨則夫子之於是不與其終不助輒也○夷齊之事傳記不詳孟子稱其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史記所載兄弟遜國之事不足考信故特依孟子為斷  
子貢之問若世所謂隱語者而夫子初不解

其意所在直稱夷齊之賢且仁子貢遂知夫子不助衛君而不復以衛君之事為問非子貢深識聖人之心則不能問之如此而又足以觀聖人不假一言於人之誠與其所言即其所行不少差違猶日月星辰之運于天而其進退躔度皆可測識於此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

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其視不義之

富貴如浮雲漠然而無所動於其中也

論曰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聖人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有所謂樂者乎哉觀其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其所樂固可知矣然聖人之心理義渾融無跡可見故不得以理義二字形容之大矣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數年

謂數年之功也五十字未詳東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

易之爲書窮陰陽消長之變以明進退存亡之理其爲教也貴處退損而惡居盈滿故學之則能得無大過也故可無大過之一言實足以蔽六十四卦之義猶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三百篇也

論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益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系辭以筮之故謂之周

易及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雅素與門人言諄諄然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纔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爲卜筮之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而不復襲舊套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爲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

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看

子所雅言詩書

句執禮皆雅言也

也其執守禮

者雖未必出於詩書皆常言之也

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皆切於人倫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所以使學者囿於聖賢之盛德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

論曰求道於高求事於遠學者之通病唯詩書之為教近于人情達于日用初不遠入以為道亦不遠人以為言而執禮能守者亦可以範士風維世道所以夫子常言此三者也若夫佛老之學所以離世絕俗專事高遠而不能通乎天下者實不達詩書之理故也而後世儒者亦雖知誦詩讀書然求之甚過艱澁而不知求之於平易近情故其著於言行者每有崎嶇艱澁之

憂而無正大從容氣象豈非所謂非讀書之難而善讀書之難乎

◎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僭稱公也子路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

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云爾者無他之辭子路不對故夫子自代之

日惟能好學樂道而不知年歲之將窮而色知道之無窮而難得故發憤知道之可安而  
他無所求故樂發憤故愈加樂故不倦此所以忘食與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生

知之謂不待學而自知也敏速也言汲汲也

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爲生知不由學者故言

此以曉之夫古可以徵于今未有不由古而

能爲于今者也故事稽古則猶以圖求鏡照

其成敗得失之跡較然著明皆爲今日之模

楷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汲汲乎求古者以其

益有不可量者也蓋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

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質何者道無



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

異之事語之則必使人厭常而輕德故夫子皆不語之也

此明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以此防民猶有好怪力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

論曰夫子嘗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戒夫不修人道而諂瀆鬼神也至此直稱不語則益見其妖異之說恐啓後世之惑而塞源拔本深絕諸言議以此觀之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說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會之說也

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明得師之甚近而道之甚廣也言三人相

聚則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不善者則善不善皆莫非吾師也人每有無良師友之歎殊不知何時無師何處無師心誠求之必有真師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人惟病不求之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有此語

朱氏曰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論曰或曰桓魋暴人也夫子旅人也魋欲殺孔子何憚而不為在斯時恐難委之於天曰不然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謂天有必然之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非言論之所能盡也朱氏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

言言古義  
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  
不閑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可謂善論孔  
子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與猶示也

此門弟子以夫子之道爲高深不可幾及而  
見其一言一行皆從容平易混然無迹而疑  
其有隱故夫子言此以曉之

論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

師也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也蓋聖人之道不高不卑非難非易通於  
天下達於萬世而不得須臾離實爲中庸  
之極也其以聖人爲高而不可學者固不  
知道焉爲近而不足學者亦異端之流益  
不知道者也唯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  
不說而後爲善知論語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孔氏之家法也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

盡已信以應物蓋萬世學問之程式也學者當謹守之而不得輒變其法也

論曰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蓋非忠信則道無以明矣德無以成矣禮者忠信之推敬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以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為學問之主意者何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聖人者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者有德之通稱子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朱氏曰子曰字疑衍文聖人君子以德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亾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恒矣朱氏曰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恒之難者所以明善人君子與聖人之益難而不可易也

此見夫子好賢之濼也夫好善優乎天下矣好賢好善之實也夫子冀見賢者之心不啻若饑渴之於飲食知道之愈無窮而學之愈無盡也學者鬚髯其萬一亦可以入聖域人

君髮鬚其萬一於治天下國家何難之有○  
 曾氏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  
 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  
 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  
 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  
 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  
 或不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  
 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  
 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此見夫子道德度越萬世然本不離世以為

高不違俗而獨立所以為中庸之至也韓子  
 所謂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唯聖人為然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義者天下之大  
 用也非仁則萬物不育非義則萬事不行  
 兩者相須而不得相離也見聖人之釣與  
 弋而後知義之不可廢也見其不綱與不  
 射宿而後又知仁之不可去也若夫焚林  
 竭澤暴殄天物者固不得為仁而至於斷  
 屠戒殺宗廟不血食者則亦不知義之不

可廢豈復得為仁也哉其不可行于天下也均矣故聖人以天下為道而不以一人強天下以萬世為教而不以一時律萬世至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

而創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識記也多聞而擇善則有所法矣多見而識之則有所考矣皆不敢自作而取諸人之事可為不待聞見而知者之次矣聖人之廣資眾智而不敢自專如此也

聞廣矣而善惡之實泛然故擇而從之見實

矣而得失之跡較然故直記之皆足以備鑒

戒廣知識也門人見夫子以生知之聖自居

甚卑而後知其德之甚盛而聞見之功不可

忽諸蓋聖人體道之深取善之周不自覺其

辭之謙如此若夫其言誇大者其道必小其

行過高者其德必淺唯中庸之德為至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各其俗習於不善難與言善

惑也猶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與許

子答門人言但許彼童子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予何已甚哉人潔已

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潔修治也往前日也言凡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自潔而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

聖人待物之仁猶天地之造化萬物生者自生殺者自殺而生物之心自無息於其間何其大哉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可謂能發夫子之道而詔之萬世者也異端誘人而從已小儒惡人之逃已與聖人之道固天淵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言仁之甚近也學者以仁爲甚遠而難至殊不知欲之斯至何遠之有蓋仁者天下之美德而以吾性之善而求之則猶以薪投火其至甚迅何憚而弗求之邪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而其事至迹爲乏在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先儒以仁爲具於性之理而以滅欲復初爲求仁之功若然則仁之於人也猶四肢百骸之具於吾身人人皆有天下豈有不仁之人

亦豈須言至譬諸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  
之用在乎火而心之德在乎仁積而不燒  
則無以見薪之用放而不求則無以見心  
之德故聖賢常曰欲仁曰求仁而未嘗以  
滅欲復初為至仁之工夫也橫渠有內外  
賓主之說自合于夫子至字之義與以仁  
為性為理者大異矣學者審諸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知禮孔氏曰司敗官名陳

大夫昭公魯之先君嘗習於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

期孔子弟子名施相助匪曰黨魯吳俱姬姓於禮不可昏而昭公取之當稱孟姬而諱曰孟予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司敗疑其非禮故先以知禮乎發問至此詰之○胡氏曰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子以人之知過為幸此聖人之心也

昭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為知禮故孔子答之以知禮及於司敗再以取于吳詰之而夫子以為過而不辭蓋司敗之論甚傷急



進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其詞氣雍裕不少露圭角一應接之間衆善交集若此非盛德之至豈能然乎

論曰舊註以爲諱國惡非也司敗有意問之夫子無意答之其以知禮爲答非不當也及乎司敗再詰之而夫子自知其爲過如使夫子有意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非過自以爲過是僞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君子

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在周公則不免爲過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夫日月薄食五星逆行四時失序旱乾水溢則雖天地不能無過況人乎聖人亦人焉耳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定不變焉則死物耳要不足貴焉故知道者不資無過而貴能改焉聖人之道廣矣大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朱氏曰反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夫歌小藝也乃於其善則夫子猶繼續樂取聖人樂善無窮之意於是可見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無也言文吾豈不能及人哉身行君子則吾未能也蓋言行之難也朱氏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

之意又見其不必工之意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中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是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智仁聖

義忠和爲六德是也孟子以仁且智爲聖此以仁與聖相對並論其意自別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猶謂子路曰汝奚不以日云云也○晁氏曰當時有

稱夫子聖且仁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以故夫子辭之。公西華益以其不厭不倦而不知夫子實有仁聖之德非學者之所能及也。

門人以爲夫子之德賢於堯舜而見其言甚謙而驚且異焉而後又益知其德之盛不可加焉故於夫子謙讓之言皆謹錄而備記之可謂其智亦足以知聖人者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疾甚曰病禱謂禱不得已之至情然不宜請於病者而禱之蓋子路既禱之而欲伺夫子之意以自其實夫子亦知其既禱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故問有諸。

祇祇古作誅說文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上下謂天地曰神地曰祇爾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祇子路爲夫子自誦其所作誅詞如此○舊說誅者哀歎而述其行之詞也誤矣子路爲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歎之詞且見禱爾神祇之詞則知行禱之語而非哀歎也。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者悔過遷善以言吾禱之非且矣豈更用禱乎。

古者疾病有行禱五祀之禮子路之請禱固非無謂也唯夫子之道度越群聖特以道德爲教而不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蓋明人當自盡其道而不可妄用禱其示

子路也切矣。○陳氏櫟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追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也。也。固。順。

此極言奢之害也。蓋固則無文彩，不孫則無名分，無文彩則徒無可觀者而已。至於無名分，則人道凶矣。聖人之所戒，戒也。

論曰：先儒謂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非也。蓋崇本抑末，聖人之心也。故夫子每以儉教人，而澁戒奢之害。苟仁熟義精，則或豐或約，無施而不可。若有意執中，則必至於執一而廢百。故孔孟言禮而不言中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反寬廣。小人自好放縱，故不免長戚戚。是學者之所當自省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

多憂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也

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カ而自無偏倚也若學者唯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仁熟禮立則不期然而自然若夫不從事於仁禮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恭而安不成者不可不知焉

泰伯第八 凡二十二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且

泰伯長而當立讓之不嗣逃之荆蠻於是季歷立至文王天下諸侯日歸其德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號周二讓終遜也以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無得而稱謂其德至極不得以言語稱之也○按泰伯三讓之事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夫商周之事莫如取證於聖經故今特據詩大雅皇矣篇為斷觀其言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則知周至泰伯王季而始強大矣觀言維此王季則知友其兄則知王季能事泰伯而得其歡心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伯能知王季之賢而讓之王季又能勤王業而不辱泰伯之知矣觀言王此大邦則知以天下讓者乃追稱之辭也蓋太王既沒之後泰伯季歷兄弟友愛同當國布治位號未定泰伯以季歷之功日高又有聖子而讓之季歷季歷不可於是逃之荆蠻蓋泰伯直讓之季歷而本非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七九 古義卷之四

豫料大王之心而逃也觀其不稱  
大王而特言自秦伯王季可見矣

聖賢之心皆為天下而不為己也秦伯之讓  
季歷蓋為斯民計也而其後文武之道大被  
於天下民陰受其賜而不知實為秦伯之德  
此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  
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朱氏曰蕙畏懼貌絞急切

弊者之

此章專言人之百行不可不以禮為準則也

當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等章參看夫制一  
器造一物莫不各有其法況天下之人剛柔  
進退有萬不同苟不有法以律之則過者益  
過不及者益不及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人之於禮其猶規矩準繩乎蓋恭慎者柔之  
德勇直者剛之發皆人之善行也然不禮以  
裁之則恭而至勞慎而至蕙勇而至亂直而  
至絞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孔子常以禮  
為人之規矩準繩而使人以此為準大而經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七九 古義卷之四

國御世近而修身齊家皆莫不以從事於禮  
焉後世之學亦雖以禮為言而其說過高專  
求于已心至於以心為法其亦乖夫子之旨  
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興起也偷薄也此章舊連上章今從朱氏別為一章

陳氏櫟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  
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以德  
為政則民心服而其澤遠矣以法行政則民

雖知畏然其澤淺矣故古先聖王治天下之  
道在德不在法所以保數百年宗社而不衰  
也後世非無英君碩輔然其所以御天下者  
皆反之故非不欲治而不得治聖賢之論治  
體皆以德不以法者為此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啓開也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當其疾病之時使弟子多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之意臨淵恐墜履水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難如此而今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三

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了寧之意。

曾子之學以孝為主，忠信為本，其奉持身體不敢毀傷者，蓋以孝弟忠信之實施之身體也。夫孝莫大於愛親，知愛親而後得能體其心，能體其心而後知能愛其身，父母之於子也，幼則有湯火之慮，壯則有倚門之望，無一日不恤其有虧傷也。曾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故終身奉持遺體，戒謹恐懼如此，足見曾

子之學臻其至極而道德茂以加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來問其疾。曾子

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鳥獸愛生而無義，故其將死必哀。人之將死，其氣消，欲息，故其言必善。曾子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故先以此告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豆之事，則有司存。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竹豆，木豆也。

言君子之於道無所不備，然其最可貴者有此三事，動容貌則欲其遠暴慢也，正顏色則欲其近信實也，出辭氣則欲其遠鄙倍也。若夫至於



器數之未則自有司職守之所存而非君子之先務也欲敬子以是二者為務而修德也

此章與恭近於禮遠恥辱之意同蓋君子其養於中者篤故其見於外者自如此非若常人之用力持守而卒不得其所欲也捷成得謚敬豈有得於曾子之言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能以學之所造而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而言校計較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吾友指當時孔門之諸賢也蓋孔門以此

五者為學問之條且故曰從事於斯矣

學者必識孔門之風而後可以為孔門之學苟不識孔門之風則必不能得其門庭所謂孔門之風者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也為學者多不知自省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兩分工夫便有兩分勝心驕吝之念愈進愈牢故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學道者先除其勝心而後聖賢之學可得而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可以寄

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謂持危始

終不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疑辭也決辭

此言當大任治大衆非忠信而有才者不能蓋忠信而無才則幹旋不足何以濟事有才而不忠信則衆心不服必至敗事故必忠信且有才而後可以爲君子矣○袁氏黃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爲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爲難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託之重最爲難此非才節所能辨也唯有德者能之

故斷其爲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

忍也士非弘毅則不能勝重任而遠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之爲德大矣以此爲己任故曰重也以仁爲任終身不

廢故曰遠也

士之所以必貴乎弘毅者以無此量則不能任重致遠也德徧乎四海仁也澤及乎昆蟲仁也教被乎萬世仁也救患弭難亦仁也以此爲任不亦重乎一息尚存能持此志而不

可失焉不亦遠乎故士不可以不弘毅者蓋  
貴其素養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出於人情而其美  
刺亦足以感人故可以興

立於

禮

禮人之隄防足以定  
其心志故可以立

成於樂

樂以養人之性  
情而自和順於

道徳故  
可以成

此明學問得力功效之次第亦孔門學問之  
條目也言學不可以強為得於詩則善心興  
起其進無窮故以興於詩先之徳不可以自  
成莊敬持守以禮自修則徳日立而不可搖

動故曰立於禮道不可以小成浹洽融液其  
心和樂則道大成而不可遏止故曰成於樂  
得詩之理則知道之在邇而可樂故有所興  
起得禮樂之理則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徳  
立而道成此學者終身所得之前後本末也  
論曰禮家專主禮樂之功而不知禮樂之  
本出於仁義先儒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  
成材也難其說益出於禮家而非聖賢所  
以論禮樂之旨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論語古義 卷之四 九四  
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仁  
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  
生矣信能居仁由義和順積而英華發焉  
則詩禮樂之教自在其中矣尚何有於古  
之易而今之難況詩禮樂皆有本有末仁  
義之實其本也名物度數聲容節奏其末  
也聖人之教人皆專以其本而不取其末  
學者苟得其理則其末者雖未必與古人

合然亦不遠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治民之道當爲之建學設教使其自由  
吾陶冶之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于已則不  
可矣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  
善而不知爲之者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王  
者之心也欲使知之霸者之心也此王霸之  
所以分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善矣然而不安分則必自作亂惡不仁之人可矣然而過甚則激而致亂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皆不可不戒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

朱氏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吝夸吝鄙吝也

此專戒驕吝之害也蓋驕則有自滿之意吝則無為人之意驕則德不進吝則道不弘如是之人雖有他美而不足觀之觀其曰有周

公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則聖人惡驕吝之甚可見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

志小者其得則小志大者其成必大為學之久而志不至於祿必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聖人所以嘉尚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信而好學則學必成守死而善道則道

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

危者將亂之兆亂則臣弑君子弑父危邦不

入擇其地也亂邦不居避其害也亂重於危

論語古義

卷之四

故危邦不可入也。若亂邦則仕者猶不可居。況在外未仕者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治世而貧賤則無可

行之道亂世而富貴則無自守之節皆可恥之甚也。此章與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同例。蓋門人綴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而傳誦之也。夫學者所以求造夫道也。故好學以致知善道以修德則終身之事業備矣。而出處隱見之分富貴貧賤之道則道之淺深德之大小繫焉。故君子尤重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人各有其分而不能自盡必好越位犯官干預其政。故夫子言此以為戒。○輔氏廣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名摯也始指未適齊之前關雎說見前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意言今則人去樂湮洋洋之音不可復聞矣夫

關雎成周之雅樂其詩言后妃之德其聲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乃三百篇之首篇而合于  
中和之德使聽者自得性情之正樂之最至  
美者也而師摯魯之妙工當其初年為夫子  
奏之故夫子歎之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狂者意高而侗而不愿侗無知

也厚慥慥而不信慥慥無吾不知之矣吾不知之

辭之此言意高者不事矜飾宜直矣無知者有所  
畏憚宜愿矣無能者不解作為宜信矣而今

皆不然則是棄才也雖聖人不知所以教之  
人其可不知所恥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為學者其用心當若追凶者之恐不能及  
而竟失之也夫人不知學則已苟知學之為  
美而懈怠不勤則是無勇也故非智不進非  
勇不成學者其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

之貌而如古通用舜禹皆受禪而有天下然其  
德最盛雖見與猶不與也故不稱堯舜而特言

舜禹舊解以為不與猶曰不相關此益出于  
老莊蔑棄天下之意而非聖人之旨故改之

此言舜禹之有天下皆自以其功德隆盛而  
致雖堯與之舜舜與之禹然而猶不與也蓋  
以其功德之大度越尋常而不可謂之與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亦明不可謂之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氏曰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

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朱氏曰成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言民涵育於堯之德化而不知其德化之所  
以然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故曰民無能名焉唯其所見者功  
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達巷黨人徒見孔子  
之大而其所稱謂纔在於博學而無所成名  
是以益知孔子之德之大矣是堯孔之所以



為大聖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

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南宮适其一人蓋邑姜也

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古者

商獨周為盛雖有亂臣十人之稱然其間有婦人則亦不能正十人

故孔子嘆才之難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先儒謂有荆

梁雍豫徐揚六州而唯青兗冀三州屬紂周之德通文王及武王未伐商之前而言蓋武王初

年專承文王之心服事殷而未敢有誅伐之心及其惡稔虐極不得已而後伐之然非其本心

此言堯舜文武之道德事業萬世之法程也

蓋夫子博稽於古先聖王而獨稱唐虞與周

其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歟夫唐虞之

德如天之高遠不可名狀文武之心猶天之

至公不容少私不然夫子奚以與堯舜併論

而祖述憲章之哉且其寄心于五臣十亂則

雖聖人之治亦必資賢佐以成其功可從而

知矣。○按三分天下有其二，春秋傳云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孟子曰文王百年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當文王之時，恐未至於有天下三分之二也。且上文引武王之言而繼之曰：周之德則其通文武二王而言明矣。諸儒專斥文王而不兼武王者，蓋臆說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朱氏曰：間，罅隙也。謂指非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菲薄也。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

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

黻，蔽膝也。以黼為之，冕冠也。謂損其常服以盛朝服。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溝洫，田間水道也。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禹吾無間然矣。

儉德之所以聚也。禮由此而興，為民賴此而庇焉。禹薄於自奉而慎祭祀，敦朝禮，勤民事，此其所以能致數百年之太平也。豈可間然哉。

論語古義卷之四終

論語古義 卷之五 五 伊藤維楨 藏

其美則以清遠為日學之大也... 則君子之德也... 則君子之德也...

文政二西季

論語古義卷之五



伊藤維楨 述

子罕第九 凡三十四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

言利則害義然利國利民之事則不可不言焉命之理微矣遠語之則必忽人事之近仁之德大矣驟告之則必生輕忽之心故皆罕言之也夫子之謹教而尊德也如此或曰論

論語古義 卷之五 一 古義 論語古義 卷之五

語諸章言及於仁者甚多矣今稱罕言者何也蓋觀詩書執禮皆夫子所雅言而今存者鮮則其嘗刪去者亦多矣至於言仁則門人弟子謹錄而備記之可知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氏曰達

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見孔子博學之道無一名之聞于世而歎其廣大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最卑其道無成體德無成名故知道者雖極天下之

博而不敢自有其道知其無窮也蓋得於中者深則其形於外者泯然無蹤凡聳人之觀聽勝人之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夫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亦夫子自道也達巷黨人所稱夫子者惟止於博學無所成名之間而至於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不知形容亦宜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

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一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儉拜下

論語古義 卷之五 三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

此章門人記之以明聖人處事之權衡也。蓋麻冕從衆而違，禮拜下違衆而從，禮其一從一違，皆道之所在，而聖人之行變化無方，不拘一偏如此。學者所宜潛心也。

論曰：先儒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可謂謬矣。夫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即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

於夫婦，故堯舜授禪從衆心也。湯武放伐，順衆心也。衆心之所歸，俗之所成也。故惟見其合於義與否，可矣。何必外俗而求道哉？若夫外俗而求道者，實異端之流，而非聖人之道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毋無通意者，心有

此言聖人道全德宏，混融無跡也。無意者，事皆自道出，而無計較之私也。無必者，行其所

論語古義 卷之五 三 古義定議

當行止其所當止也無固者唯善是從無所  
凝滯無我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蓋聖人之  
心猶天地之變化莫知其所所以然也

子畏於匡

朱氏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

故匡人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者謂先王之遺文道之

所寓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

孔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

既使我知之則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馬氏曰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天道福善禍淫是謂天有必然之理禍福無  
不自已求之是謂人有自取之道智者信之  
昏者疑焉夫子嘗曰桓魋其如予何此曰匡  
人其如予何此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  
也蓋知天之至達命之極自信之如此夫由  
文王至於孔子其間生幾多聖賢然而斯文  
之傳不在他人而獨在孔子則天之生孔子  
其意為如何哉其愛護保全扶翼佑助之固  
定無所不至矣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其理

驗之於人事可矣。圍於陳，蔡畏於匡，聖人之  
遇厄也，亦屢矣。然卒不能加害，則天之佑聖  
人，豈不信然。

◎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子貢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朱氏曰：縱，猶肆也。言不為有限

辭。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

者，鄙事耳。然若君子之學，豈在於多哉？亦不必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鄭氏曰：牢，孔子弟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君子固有多能者，若周公之多材多藝，是也。

然論其所以為君子者，則不在於此。何者？道

德實也。多能其餘事也。故古者有其才，且自

好之，則為其事，如無其才，又非其好，則不必

為焉。不繫於學之得失，故也。蓋一則專，多則

岐，專則成，岐則敗。夫子所以戒其多能者，欲

學者當專務力於道德，而不可分心於多能。

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無知識之意叩發動也叩兩端而竭

者言終始本末無所不盡也夫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至愚不敢不盡耳

聖人仁天下之心固無窮矣推其心蓋思一

夫不入於善猶已拒之而不誨故鄙夫之空

空猶竭盡其所知不敢有所隱仁之至也而

夫子以生知之聖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者何也蓋物外無道道外無物無內外無隱

見故實知道者不自有其知以其無有可有

者也不實知道者自有其知以其猶有可有

者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哉

論曰舊註載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

卑不如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

高不如如此則道不尊愚以為非也苟如其

說則聖賢之待人皆以偽而不以誠也豈

謂之無意乎豈謂之直道乎蓋聖人之道

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而不知其大也



非降而自卑也賢人之言猶泰山喬嶽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所以不及乎聖人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

王時鳴於岐山河圖舊相傳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

邢氏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有君而無臣時有矣有臣而無君時有矣若使孔

子遇堯舜之君其能為唐虞之治猶俯地而拾芥耳其奈時當衰季而無是君何夫子言之者益感慨之極不能自已也

論曰或曰聖人不言祥瑞此言鳳鳥河圖者何也曰此非說祥瑞也假鳳鳥河圖以歎時無明主也蓋聖人與人而不以立異同世而不敢駭聽凡事之無大得失者皆從舊套而不敢為紛紛之說以汨人之聽聞鳳鳥河圖古來相傳以為聖王御世之

瑞故夫子假之以寓其歎焉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也作起也趨疾行也

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趨益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言聖人之仁無物不至無時不然下師冕

見章倣此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顏子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非歎高堅前

也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也仰之彌高不可及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在前在後不可執之也此顏子自叙其未受夫子

之教之前徒見道之至高至堅恍惚變現無所模擬而未得道之實處也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循循有次序貌誘進也博文以廣知也約禮以修德也顏子於是得領夫子之教自

言向無所模擬者始有所據而不能自巳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有所立卓爾猶參前倚衡之意未無也顏子於是見道甚明

而後知夫子之道從容平易若易及而實不可力到也

此顏子自叙其終身學問之履歷也高堅前

後言其初徒見道高遠而未得其實也博文

約禮言受夫子之教而學問始就平實也欲

罷不能以下言其所自得也凡天下之人資稟聰敏者必遊心高遠用力艱澁而不知道本在日用常行之間蕩蕩平平甚至近也其卒也必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流唯顏子資稟聰明又能擇乎中庸是以得領夫子之善誘而弗畔乎道此其所以卒造於亞聖之地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為家臣而治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其喪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少差日間言臣之有無皆人之所知今無臣而為有

臣非欺人是欺天也甚言其罪之大也且予與其成於臣之手也無寧成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必於道路乎無寧寧也馬氏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言其自安之意以明不願得非禮之葬也

此言聖人之心至誠明白一言之微一事之細俯仰天地無所愧怍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成生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但其言平易和緩無迹可尋可見其道愈高而其德愈大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

諸韞藏匱匱也子貢以孔子有道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朱氏曰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

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

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論曰范氏之論當矣然後世道微德衰其

為士者皆知獨善其身之為義而不知兼

仁天下之為德為最大也子曰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記曰儒有席上之珍

以待聘皆待賈之謂而學者之本分也若

夫韞匱而藏者乃異端之流猶介之士所

好而非儒者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九夷未詳其名徐淮二夷見經傳

桑朝解等名皆見于史傳夫子或曰陋如之何

夷狄之地無文飾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言彼九夷之地嘗有君子而居則必是不若或

人之所稱彼所謂陋者反是忠實之所致必不

論語古義 卷之五  
凡陋也。○按禮載孔子之言曰：小連大連善居，  
喪東夷之子也。又古稱東方有君子之國，則夫  
子之語蓋據其實而稱之。舊解以爲君子所居  
則化，非也。如此則夫子有自居君子之位之嫌  
也。

論曰：夫子嘗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亾也。由此見之，夫子寄心於九夷久矣。此  
章及浮海之歎，皆非偶設也。夫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鈞是人也。苟有禮義，則夷卽華  
也。無禮義，則雖華不免爲夷。舜生於東夷，  
文王生於西夷，無害其爲聖也。九夷雖遠，

固不外乎天地，亦皆有秉彛之性。況朴則  
必忠，華則多僞。宜夫子之欲居之也。吾  
太祖開國元年，實丁酉，惠主十七年，到今君  
臣相傳，綿綿不絕，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實  
中國之所不及。夫子之欲去華而居夷，亦  
有由也。今去聖人既二千有餘歲，吾  
東國人不問有學無學，皆能尊吾夫子之  
號而宗吾夫子之道，則豈可不謂聖人之  
道包乎四海而不棄，又能先知千歲之後

乎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門人記此。以見教之所由始也。

論曰。德隆則人尊。人尊則言傳。夫雅頌之叙。雖非孔子。或亦可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詩書之行。至于與天地並立。

而不墜焉。則夫子之功。豈不偉乎。然詩書易之名。始見於魯論。而孟子獨言作春秋。其定書傳禮記。繫易之說。未有明據。蓋司馬遷輩。以著述見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故叨云云耳。夫夫子未開教之前。猶水之在於地中。其一開教之後。附託有人。傳傳相續。猶泉源之經。疏鑿之功。流派混混。不舍晝夜。放於四海也。豈待著述之功哉。

論語下卷 卷之五 三十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言出。事入。事。即子弟之職。喪。事。人。倫之本。最不可不勉。不為酒困。亦不足為難。皆夫人之所不能。此外別無可稱。何德有於我哉。說詳于第七篇。

其智愈大。則自處愈卑。而其言愈謙。實知道之無窮也。於是益見夫子之所以為大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謂日進而不止也。

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混。

不已也。

論曰。孟子解夫子稱水之意。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所謂本者何。仁義禮智有於其身。而終身用之。不竭。猶川流之不舍。晝夜日新。而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子取水之意。蓋如此。或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特因門人之病。而藥之。非也。孟子取喻流水。不一而足。蓋其常言。而述夫子之旨。

論語下卷 卷之五 三十一 後卷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云爾豈皆因門人之病而發之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學而至於好德則其學已實矣然無真好者夫子之所以歎也其苟好德如好色則學之也真得之也實始不負聖賢之言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

朱氏曰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

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天下之事進退之差雖小而成壞之跡甚大纔進則雖未遽成然成之機已著纔退則雖未驟壞然壞之端已萌其進其止皆在己而已耳可不自勉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也。

夫子之言一也聞之而有惰有不惰正在於信道之篤與否耳今讀夫子之語乍作乍輟



若存若亡者非惟志倦氣餒之所致實信道不篤故也苟心之悅道猶口之悅芻豢則何有於情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朱氏

曰顏子既死而夫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人之於學其止多而其進必若顏子之方進而不可已非全智仁勇之德者則不能大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曰穀曰實

此以穀譬學猶周詩所謂比者勉人之及時而進脩以期其成也言穀必期於實不然則雖至苗而秀不如蕪稊也況乎未苗以為既秀未秀以為既實者學者之通患也可不戒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言後生雖年少

其勢不可禦焉豈容謂將來之賢者不如今乎然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自勉也

此戒人方年富力強之間當夙興夜寐惕厲  
勤勉以成其德也苟悠悠歲月至於老大則  
徒自悔焉而不可及故為學者苟不及時而  
勤則猶草木當發生之時而欠灌培之功雖  
未遽枯槁然幹瘦枝瘁終不能暢茂焉此學  
者之所當深慮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法語禮法之語人不  
能不從然不改焉則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無益故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故莫不說憚然不尋繹之則莫知其意之

所在故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言非遂過成而無可復望也末如之何

不從法語不說巽與者不可與言者而固不  
足論矣其或雖從且說而不知改繹焉則與  
夫不從不說者同其歸可不戒乎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言人之不可無志也夫三軍雖衆人心不

則其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則不可得而奪也志之可尚也如此○黃氏翰曰其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也與言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矣

知不忤不求何用不臧能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却風雄雉之詩

子曰路終身誦之子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夫子恐子路或有其善故言是道當然也何足以為善

輔氏廣曰忤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

恥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事物之所累

者也能於事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

哉然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

善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

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言君子之在平世或與小人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由是觀

之君子之在亂世不待賢者而後知之唯方其在平世自能知其為君子而後謂之明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贊智仁勇之為達德也。智者達理故不惑。仁者心寬故不憂。勇者善斷故不懼。此三者道德之全體而學問之要領也。

論曰。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可見外此更無可成德達材者也。故聖人舉此三者而使學者由此而行之。蓋本於

智全於仁。決於勇。固為學之次第。成德之全體。始終本末盡矣。先儒專以大學篇為古人為學之次第。而論孟次之者。誤矣。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宜然後可與權

論曰漢儒以經對權謂反經合道為權非也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禮有一定之則而權制其宜者也故孟子以權對禮而言不對經而言漢儒蓋以湯武放伐為權故謂反經合道殊不知經即道也既反經焉能合道天下之所同然之謂道制一時之宜之謂權湯武之

放伐蓋順天下之心而行之誅一夫紂矣非弑君也乃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制一時之宜者也故當謂之道而不可謂之權也先儒又謂權非聖人不可用尤非也夫權學問之至要道之不可無權也猶臨敵之將應變制勝操舟之工隨風轉舵若否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非聖人不可用則不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學之不可無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何氏

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朱氏曰偏晉書作  
翩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愚按角弓之詩又  
有翩其反矣之句則從晉書為是上  
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句之辭耳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子借詩之言而反之曰道  
甚近其以為遠者未之思也

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  
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言道之甚

近也蓋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

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亦何遠之有  
第不知道者自以為高為美為若然天然故

見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

### 鄉黨第十

此門人記夫子之言動以狀一生之行

者也其一言一動固雖不足以盡聖人

之德然即此可以觀其動容周旋從容

中道之妙猶昆蟲草木之微雖不足以

觀天地之化然即此可以識造化發育

之功也○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

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

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朱氏曰信實之貌

唯謹爾便使辨也古者大事必謀之於廟朝廷亦政事之所出故必正言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天

夫言聞聞如也說文曰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

右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語之不同以

見聖人盛德之至隨處變化各當其可也

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謂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蹏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君所使出接賓者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

也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主國之君曰擯用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

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氏曰揖左人左其手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

趨進翼如也翼如鳥舒翼謂張拱端好

命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

右記孔子侍君及為君擯相之容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於此可知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如不容容敬之至也立不

中門行不履闕君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棖闕之中君出入處闕門限也履闕

則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邢氏曰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

寧立之處君雖不在人臣過之宜敬也言似不足

足不敢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

肆也齊衣下縫也朱氏曰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

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息鼻息出入者

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等階級也還放也出

尊故解其顏色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

走就位也復位復堂下班列之位也蹶蹶不怠

也敬也  
右記孔子在朝進退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蹠蹠如有循使主諸侯之命主聘問隣國則

於君如不勝如重不能舉慎之至也上下言上

下堂之際鄭氏曰上如揖謂授玉時宜敬故如

揖也下如授謂既授玉而降猶如授玉不敢忘

禮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有一循言



行不離地也。享禮有容色。鄭氏曰享獻也聘禮既如緣物也。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不復戰栗也。私覲愉愉如也。鄭氏曰覲見也既享復戰栗也。乃以私禮見之愉愉之顏色之和。

右記孔子為君聘於隣國之禮也。黃氏榘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按孔子聘問隣國之事，雖不載經傳，然當時門人親見而直記之，則鄉黨一篇尤可信據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日深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深以黑則為緌。如雀頭色也。飾緣也。蔡氏清曰：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緌。此謂不以齋服。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褻服之飾，常服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邢氏曰：衫單也。葛精曰：絺，麤曰綌。朱氏曰：外欲其不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見體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色羔裘黑，羊裘也。麕，鹿子色。白玉藻曰：羔裘，緇衣以楊之。邢氏曰：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褌。緇衣羔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亦然。或受外國聘，享黃衣狐裘，則褻裘長短右袂。私冢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長主溫短右程子曰此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錯簡當在

齊必有明衣布朱氏曰齊主於敬不可解

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淺而溫在去喪無

所不佩邢氏曰去除也居喪無飾故非帷裳必

殺之朱氏曰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八月朝也朱氏曰孔

右記孔子衣服之制蓋聖人之一身動容周

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矜式傳

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

孔子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

記曲禮者不淡考耳禮記諸篇與此篇事同

者當以此意看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

寢衣一簡此下脫前章

右記孔子謹齊之事齊所以交神也不可不

論語

卷之五

致潔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羴而切之為膾食精

能養人膾麤必害人

不厭言食饘而餽魚餒而

肉敗不食

味變也魚爛曰餒

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

味敗而色臭變也

失飪不食

飪烹調生也

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五件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不食造次不

不得其醬不食

饒氏魯曰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

物則用某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

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肉勝食氣酒以為人

合懽故以醉為慶

沾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

而不使血氣亂也

傷人

不撤薑食不多食

也

按本草薑性辛溫開胃

要藥也故每食必設

但不多食甲或曰薑性辛

辣能制魚肉毒故必設其謂通神明者蓋依孔子

子附會之也

右記孔子飲食之節益身者道之所在養身

即所以修道也欲修道而先輕其身非知道

者也飲食養身之大者故聖人謹之

祭於公不宿肉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或自食或

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自食或以分賜若出二下則食不語寢不言食

雖祭肉不食之恐傷人祭肉也答述日語自言日言當食祭肉則不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

右記孔子受胙及雖微物必祭之誠意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之心安於正故

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儼所以驅逐

戲然古禮所訟孔子本不欲違俗且鄉人行之

故朝服立于主人位加敬於鄉人禮記有安室

神之說蓋漢儒依孔子而附會也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而送之非拜使者敬所問之人也宋揚簡嘗

作書與人書揚某再拜附之僕既發忽自思不

親拜而書拜是偽也急呼僕返置書案上設拜

而後遣暗合于孔子拜送使者之意學者有若

此忠信而後可以言學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

丘未達不敢嘗大夫之賜禮當嘗其不嘗者慎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廐孔子家廐也

右記孔子平生居家之雜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朱子曰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

以頒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取殺也待食於

君君祭先飯後祭今祭而先飯以似君之客已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禮東首然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而駕車隨之人大

廟每事問此篇本係夫子平生之行事故此一

節前雖嘗備記之於是又錄之非重

出

右記孔子受君賜及事君之禮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聖人之待朋友朋友

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神惠也

右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私居寢

大過也

右記孔子平生之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

貌狎謂素親褻謂數相見貌禮貌也此凶服者亦門人記之以此吳于此篇非重出

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

者哀有喪重民數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厚禮也

也迅雷風烈必變之迅急疾也烈猛也雷者陰陽

常之變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益見事天之誠也

右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上車之索也正立車中不

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

右記孔子外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梁橋也時哉言雉之舉

也吳氏曰嗅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此夫子

見雉之色舉翔集因指顧之以示從者子路共

其事淡合于聖人之意故詳記其本末云

此一條與前所記不相類似不可入于此篇

豈門人以夫子出遊之間觀物有感而附記

於此歟

論語古義卷之五終

文政丙戌季秋阿州久文米邦樹助成

